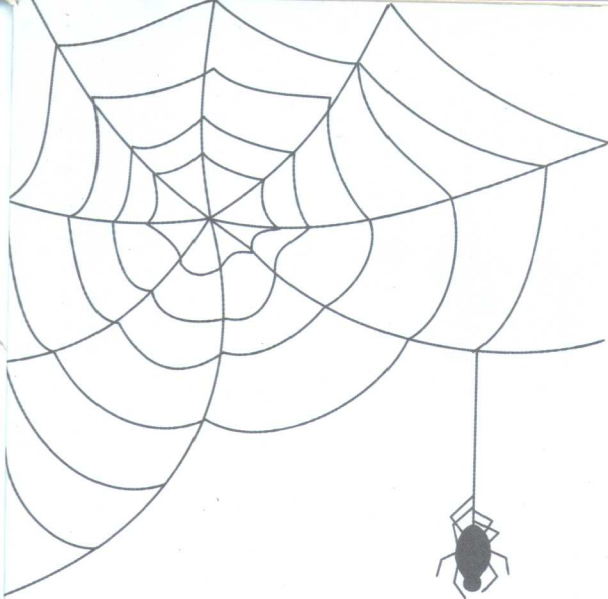


Hotbook Series

热度书坊



王跃文因官场小说而成名，事实上，他的非官场文更深刻，他对性的理解、对中国底层生活生动的描述，都说明了他是中国最具小生感受力的一家。

——著名批评家 孟繁华

《国画》作者

王跃文 著

# 人事故事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人 事 故 事

王 跃 文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事故事/王跃文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106-01703-5/I·0288

I. 人… II. 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5335 号

责任编辑 刘仰宁

封面设计 天下风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2 字数/270 千

---

书 号 ISBN 7-106-01703-5/I·0288

定 价 19.80 元

Hotbook Series  
热度书坊



展示文字的感受力



王世智

人  
事  
故  
事

目 录

Ren Shi Gu Shi

编个故事

[ 1 ]

人 事

[ 3 8 ]

无头无尾的故事

[ 7 1 ]

也算爱情

[ 9 4 ]

花 花

[ 1 2 6 ]

望发老汉的家事

[ 1 3 6 ]

雾失故园

[ 1 5 9 ]

冬日美丽

[ 1 8 5 ]

人事故事

目录

Ren Shi Gu Shi

漫天芦花

〔198〕

很想潇洒

〔246〕

平常日子

〔272〕

头发的故事

〔291〕

棕红色皮鞋

〔297〕

天气不好

〔302〕

明天见报

〔319〕

## 编个故事

满世界都是贼。不到一年,连丢了四辆单车。都是新单车,差不多合三个月工资了。我虽说没干什么大事,可也总得成天在办公室泡着呀?都是为贼干了!单车停在别处丢了,还想得通。可我的单车不是停在马路上,也不是停在普通居民区,而是停在省政府院子里面。省政府也成了贼窝子了,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!也就不敢再买新单车了,买辆旧的吧。

省政府大门出去不远,立交桥下,就有许多旧单车买。都知道那是贼偷来的,你哪天从贼手上买回自己的单车也说不定。可就是没人管这事。如今天下大事多着哩,谁还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?工人下岗,农民上访,腐败分子收光洋,江洋大盗抢银行。那才是大事!

几分钟就到立交桥下了。桥下是拥挤的成衣门面,还有地摊。成衣门面是市政部门出租的,地摊是打游击的。打游击的小贩们,就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麻雀,在晒场里一跳一跳地,偷吃谷子,眼睛却四处张望。一旦来人,轰地飞走。真的就叫作鸟兽散。

我正转悠着,就有位既不像鸟也不像兽,反正形象没法形容的



男人走近我，问：“你是想要单车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跳猛然加快了，倒像我成了贼似的。我故作镇定，背起手来，不屑地瞟他一眼，再朝别处看，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你想要几成新的？”那人又问。

我并不马上作答，瞟了那排单车，轻吞吞说：“单车要好点儿的，价钱不能太贵。”

那人说：“一分钱一分货。”

我便望着他，似笑非笑的，说：“你们这种车也说一分钱一分货？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，不说什么，过去推了一辆车过来：“你看看吧。”

我还没及细看这车，听到有个浑厚的男声在念报纸，忍不住回过头去。

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关方面近日达成一项协议，决定重新开放被关闭的加沙国际机场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根据这一协议，巴勒斯坦方面承诺将严格遵守双方有关加沙机场管理协议，禁止巴武装人员进入机场，以确保以方工作人员安全……”

人来人往的，一时不知这声音从哪里发出的。声音很有磁性，且很具穿透性，听得耳膜发震。就像是喇叭里的声音。终于发现桥下拐弯处，一个男人坐在地上，满脸油污，手中拿着半张报纸。我想肯定是疯子吧。见过很多狂想症患者，以为自己是大歌星，成天在大街上载歌载舞。以为自己是播音员的疯子，倒是头一次见到。

“一百五，行吗？”那人问。

这实在是辆好车，起码八成新。一百五，太便宜了。可我不想出这么多：“最多一百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开玩笑，就算是废铁，也值百把块。”

## 编个故事

我本来就不会还价，便说：“你也别说一百五了。你让一点，我加一点。”

那人说：“一百三，一分也不少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一百二。”

“硬要一百三。”那人不肯让。

“一百三太贵了。”我说。

那人说：“一百三还嫌贵？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

我说：“最多加五块钱，一百二十五。”

那人立马作豪爽状：“好吧好吧，一百二十八，大吉大利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好吧，算你行。”

我给了他一百三十块钱，他掏了半天口袋，弄得我伸着手很不好意思，他才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零钱找你。”

我就不好太认真了，很不自然地缩回了手。“算了吧，算了吧。”只是觉得滑稽，讨价还价半天，还了两块钱，还是白还了。

“你得换把锁。”那人说。

我想这人还不错，知道提醒我换锁。不然，他只消派人跟着我，看我把单车停在哪里，等我一转身，车就又是他们的了。我推了单车，边走边看，想找个修单车的地方。

“加沙国际机场是巴勒斯坦体现国家主权的唯一口岸，但机场安全和出入境管理依然由以方负责。”

我循着念报声望去，却见那黑脸男人面前摊着些工具，身后是些废旧轮胎。原来这是个修单车的师傅。

“师傅，换把锁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师傅抬眼望着我：“看你要什么锁。这有种最好的锁，新产品，叫奈我何，没法撬开，得用锯子锯。三十块一把。也有十几块的。”依然是念报的那种腔调，声音高昂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位师傅还戴着眼镜，头发往后梳着，有些秃

顶，俨然知识分子。只是脸上的油污多了些。“一把锁就得三十块，单车才多少钱？”我说。

师傅说：“有便宜的啊。”中气实足，简直像在演话剧。

“还是换把三十的吧。”我想单车虽是只花了百多块，丢了也难得再去买。

师傅替我卸下旧锁的时候，我猛然间觉得这分明是别人的单车。感觉就是我自己偷了车，莫名地紧张起来。忽又担心这是个圈套：如果突然钻出个人来，说这是他的单车，我就哑口无言了。白送一百三十块钱还不说，还会被人当贼看。

师傅手里忙着，嘴巴却没停下：“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，各大军区、省军区、各军兵种党委……”

我印象当中，“文革”时候，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听人这么念文件。那会儿我还小，坐在妈妈膝上，经常听人这么念着，觉得很好玩。我便想这师傅也许有点毛病了。这会儿他嘴里说的，就不是当今报刊上的东西了，全是“文革”时的内容。我回头四处看看，不见什么动静，心想只怕没事了。

“师傅你记性真好。”我说。

师傅说：“我不光记性好，脑瓜子也活，声音也好。”

“声音的确好。”我说。

师傅说：“论脑瓜子，叫我当省长都嫌委屈了；论声音，赵忠祥肯定比不上我。”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，总不能动员他去做总理吧，只道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“先生是位教师吧？”师傅突然问我。

“师傅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教师了呢？”我不说自己是省政府干部。记得有回在火车上，我说自己在省政府工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奇怪起来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年头当干部原来是件丑事。从那

以后，在陌生人面前，我都说自己没工作，到处混饭吃的。

师傅说：“我虽说是小手艺讨吃，也算是坐码头。别的本事没有，就会看人。看你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八成就是教师了。”

我玩笑说：“我的眼镜片儿还没你的厚，那么你就肯定是大学教授了。”

师傅说：“不是跟你老弟吹，要说学问，我也并不比哪位教授差。”

我说：“看得出，看得出。”

师傅说：“这世道，学问有什么用？老弟，我看书是过目不忘。不信，可以打赌。两三千字的文章，我读两遍，就可背下来。报纸上的政府工作报告，我读五遍，就可以背下来。”

我嘿嘿笑着，付了他钱。锁换好了。我想这位师傅肯定是疯子无疑了。师傅却以为我不信他，捡起地上那半张报纸，说：“这报纸是我刚才捡的，你随便点篇文章试试！”

我看看时间，还早，又觉得挺好玩的，就点了篇头版文章，说：“这篇文章大概两千字，你要读几遍？”

师傅接过一看，说：“头版文章得读三遍。你不知道，报纸上的文章，要数头版头条最没味道。要是依我制定法律，谁犯了法，就罚他读头版头条，一天读一百遍。”

听说他要读三遍，我就有些急了，直想小便。这时，我瞥见不远处的地上摆着些书，好像有几本是我的大作，当然是盗版的。我想过去看看。可师傅却在字正腔圆地读着头版头条，我不敢挪动半步。这师傅的普通话也少有的地道。一个南方人，居然有如此好的普通话！还是个疯子！谁愿意听别人读三遍头版头条文章呢？除非他有毛病。可师傅读了起来，我只得听着。看来是我有毛病了。师傅越是这么认真，我越是相信他是疯子，就越不敢走了。惹谁都行，就是别惹疯子。

果然就看见不光是我不敢惹疯子，还有人人都怕的人也怕疯子。师傅正高声朗读着头版头条，忽然听得一阵乱哄哄的尖叫声，有很多人飞也似的跑，像是突然发洪水了。我半天才反映过来，原来是城管队的来了。我回头再看看那卖盗版书的，早不见踪影了。城管队的穿草黄色制衣，戴米色头盔，手里一律操着橡胶头的那种警棍。听说那橡胶里面包着金属，打起人来不见外伤，专致内伤。我想这警棍肯定是哪位心地阴毒的小人设计的。

小贩们逃之夭夭，只有这位读报的师傅岿然不动，仍在那里抑扬顿挫着。我见有位城管队员想上前来说说，另一位拉拉他的袖子。那些米黄色头盔们瞪了几眼师傅，上车走了。

师傅突然停下不读了，嘻嘻笑着说起了一个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的顺口溜：“一等警察交警队，车没停稳先收费；二等警察刑警队，案子没破先喝醉；三等警察治安队，赶走嫖客自己睡；四等警察城管队，本身就是黑社会。”

师傅的声音太洪亮了，就像高音喇叭。听着的人们，先是一遍寂静，继而就大笑起来。有人说，过瘾过瘾，听着过瘾。

“再来一个！”有人叫喊起来。

师傅不理睬，仍旧读报。有人不耐烦了：“师傅，拜托你别念了好不好？谁听这种文章？你又不是政府干部！”

师傅说：“这位小老弟考我，是他点的文章。”

“这位莫不是政府干部？”

“看样子像。戴着副眼镜，像！”

“像，现在干部，都是知识分子。”

“对对，现在干部，多是四只眼睛的。”

“哪是四只眼睛？没眼睛。你们不知道省字是怎么写的？省为少目，就是没长眼睛。省政府也就是没长眼睛的政府。”

“政府真长眼睛就好了，老百姓这么难，谁看见了？”

## 编个故事

我笑着说：“拜托了，我幸好不是省政府干部，我同你们一样，自己混饭吃的。”

可我的声音太小了，没人听见。师傅忙说：“这位是老师，哪是政府干部？我同他玩玩。是政府干部，孙子才同他玩哩！”

这时，师傅将报纸递给我：“你看着吧，我开始了。”

我这回就真的像一位老师了，在检查学生背书。天哪！师傅竟然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了！真是不可思议！居然有声有色，就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。过往的行人也都往这边张望，觉得好玩。那些充耳不闻的行人，大概以为是哪里的喇叭在叫，当然不值得理会。附近门面的老板们却没有丝毫反映，他们也许听多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经常跑去同师傅闲聊。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疯子，却是个很好玩的疯子。同他玩玩，没危险。我因为写了些不讨人喜欢的小说，已成了事实上的流亡作家。不过是软流亡。他们没让我去西伯利亚，也没让我去伊犁或是沧州，只是让我呆在办公室里。天天看报喝茶，工资月月照拿，就是不让我做事。

我有个坏毛病，就是必须回到自己的书房，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而且必须打开电脑，才能进入创作状态。要不然，在办公室里反正无事可干，写写小说多好！可是，我实在不能在八小时之内创作。哪怕就是坐在那里构思一下小说情节都不行。便只好看报。当然是从报屁股看起，往前面翻，翻到令人头大的大块头文章，就不看了。然后就是枯坐，什么也不想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有时会突然想起出去走走，碰上师傅在那里，就同他聊几句。师傅总会问：“下课了？”

我应道：“对，下课了。”

经常这么回答，就觉出了个中的幽默。时下老板炒人鱿鱼，都说让你下课。我知道，我若仍是这样写小说，只要有会，他们就

会让我下课的。

这天上午,我正在看报喝茶,朋友打电话告诉我,说我的一篇随笔,被《杂文选刊》选载了。他说记不起文章题目了。我知道就是前不久发的那篇《中国天天感恩节》。我有很多这种粗心的朋友,比如总把我的中篇小说《秋风庭院》说成是《庭院深深》,把我的小说集《官场春秋》说成是《官场现形记》。我还没收到《杂文选刊》样刊,便想去买本看看。反正想出去走走。

我不用同谁打招呼,就出去了。没人在意我在不在办公室,也不会有人找我。无非是朋友的电话,也误不了事。他们要找我,挖地三尺都要找着我的。找着我了,是他们的福气;没让他们找着,就是我的福气了。我爱我的朋友们,但就是怕同他们喝酒,怕听他们的太过夸张的表扬。

去邮局门市部买了本《杂文选刊》,低头匆匆出来了,逃也似的。这邮局书刊门市部,我是爱恨交加。我很喜欢来这里买书买报,他们的书报来得快。但几乎每一家邮局书刊门市部,都有我的盗版书。最近到外省转了转,凡是在机场书店和邮局书店见到的自己的书,全是盗版。我总是侧着身子,斜着眼睛瞟一瞟,倒像我成了贼。

我手中拿着杂志,就像冒充学问人的那类,在街上转了一圈,就往立交桥去。见师傅正在念着一张商品房广告:“梦园居家,现代理念。欧式别墅风格,中式园林小区……”

“在做广告哪!”我说。

师傅嘿嘿一笑:“没事无聊,见字就念念。下课了?”

“还没下课哩。”我是想着自己仍还在政府呆着。

师傅问:“没下课,老师怎么出来了?老师也吊儿啷当了?”

感觉谁都可以吊儿啷当,就老师就得中规中矩。我说:“让学生自习哩。”

师傅笑道：“那就是你老师偷懒了。要是政府也像你一样，少管点闲事，让老百姓自习，那就好了。”

我问：“师傅你怎么老讲政府坏话？”

师傅笑而不答，只说：“你想告密？”

我也笑笑，岔开话题：“师傅，你的记性怎么会那么好？我让学生背书，就像杀猪似的。”

师傅脸色就不好起来：“你是不相信我吗？你可是考过的哩。”

我说：“你记性好，我承认。但不相信你就那么看几篇，就可以背下来。那回那半张报纸，是不是你事先都背下了的呢？”

师傅就真的生气了：“可从来没人这么不相信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师傅别急，我看你很好玩，就老想找你玩。我是想取经哩，好教学生。我手头有本新杂志，我随便点篇文章，你马上背下来，我就真服你了。”

师傅说：“这就算打赌了。我若背不下来，请你吃盒饭。我要是背下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我请你下馆子。”

师傅摇摇头：“别这么客气，馆子就不下了，你也买碗盒饭算了。”

我说好吧。自然就点了那篇《中国天天感恩节》。师傅只念了几行，就点头说：“好文章，好文章。”我暗自得意起来。头一次听别人读自己的文章，感觉很新鲜。师傅大概不习惯默读，便高声念着。其实我是相信师傅的背书绝活的，只是想听他读读我的文章。觉得好玩。

师傅只读了两遍，就噤里叭啦地背起来了。自己的文章总能记个大概，我便没有看书，眼睁睁望着师傅。真是神奇。我相信自己是碰上民间高人了，尽管他满口疯话。要是谁不服气，我将自己的大作抄录如下，你也试试。

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，虽不皈依基督，却好像天天都



在过感恩节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做个中国人，特别是在古代，一辈子都在感恩：从皇恩、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，等等，真是感不尽的恩。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，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。

皇恩是至高无上的，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。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落迫途中却“每饭必思君恩”。老杜这话若不矫情，真的比任何宗教信仰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。我就想不通，那位夜夜“芙蓉帐里度春宵”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？又不知老杜在写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，还是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？白居易作《长恨歌》是多年以后的事了，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。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“闻道杀人汉水上，妇女多在官军中”的时候，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，只知扰民，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。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：“莫唱当年长恨歌，人间亦自有银河；石壕村里夫妻别，泪比长生殿上多。”明眼人一看便知，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，荒疏朝政，方才祸生安史之乱，招致生灵涂炭。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，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？简直活该！如此皇帝，恩典何在？

但千百年下来，皇恩自是无所不在。古代那些文臣武将，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，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，临死便要谢主龙恩，好像遵皇命而死，简直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。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，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。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，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？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，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：来生来世，当牛作马，肝脑涂地！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，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，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，尽了人臣之大忠。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，皇恩